



意林 励志
小说馆

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殿堂级佳作!

温暖、励志、好看，给青少年以成长正能量!

The True Meaning Of Smekday

疯狂外星人

原名《斯迈克节的真正意义》

(美) 亚当·雷克斯 著
耿 丽 译



倾情推荐

诺贝尔奖获得者

莫言

当代著名诗人

舒婷

当代著名作家

王蒙

当代著名作家

毕淑敏

当代著名作家

周国平
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

于丹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意林
励志
WOMEN
小说馆

The True Meaning of Smekday

疯狂外星人

原名《斯迈克节的真正意义》

〔美〕亚当·雷克斯 著
耿 丽 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疯狂外星人 / (美) 雷克斯著 ; 耿丽译. -- 长春 :
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5.4
(意林励志小说馆)
ISBN 978-7-5498-2116-7

I. ①疯… II. ①雷… ②耿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
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69198号

版权号 图字: 07-2013-4279

THE TRUE MEANING OF SMEKDAY by Adam Rex

Copyright © 2007 by Adam Rex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(year)

By Beijing Yilin Inspirational Books Issued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疯狂外星人 FENGKUANG WAIXINGREN

出 版 人	孙洪军	版 次	2015年4月第1版
总 策 划	杜 务	印 次	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主 编	孙洪军 顾 平	出 版	吉林摄影出版社
责任编辑	施 岗	发 行	吉林摄影出版社
丛书统筹	徐 晶	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
特约策划	王征彬	邮 编	130062
封面设计	资 源	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6012616
美术编辑	郭 宁		发行科: 0431-86012602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	网 址	www.jlscbs.net
字 数	370千字	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张	18	印 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印 数	1~20000册		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2116-7 定 价 28.90元

版权所有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)

目 录

002 斯迈克节的真正意义

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搬家日到来的时候，大家就像疯了一样。人们怀抱相册和祖传的瓷器到处乱跑，拎着食物和水，还有他们的孩子和狗，似乎完全忘了他们自己也会走路。总之，一切都太疯狂了！

022 我是如何停止担心，爱上波波星人的

好吧。从波波星人到来前写起。我想我必须从大约两年前说起。也就是那时，妈妈的脖子上忽然出现了一颗痣。也就是那时，妈妈开始被外星人绑架。当然，我没有亲眼看到那一幕。

102 克隆人的进攻

时间胶囊管理委员会的那位女士希望我受到“激励”继续往下写，但我现在其实是迫不得已已在写。因为故事的剩余部分就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上演，我的大脑完全停不下来。我希望全都写下来，好让我的大脑好好休息。

征文

以“斯迈克节的真正意义”为题写一篇作文

要写出什么是“斯迈克节”（Smekday），以及自从外星人离开后，这个节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。当然，你可以根据外星人入侵期间的亲身经历来阐述自己的观点。文中可自行插入手绘的图片或照片。

所有作文会被送至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时间胶囊管理委员会。委员会将从中选出最优秀的一篇，放入时间胶囊^{*}中埋藏起来，直到一百年以后开启。

作文不得少于五页。

^{*}人们总希望一些东西能超越时间而存在，于是发明了“时间胶囊”。人们可以把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放入特制的容器埋入地下，等待它们在未来被重新发现。这种特制的容器即被称为“时间胶囊”。

格拉特蒂·图茜
丹尼尔·兰德利中学
八年级

斯迈克节的真正意义

那天是“搬家日（Moving Day）”。

“搬家日”需要首字母大写吗？我以前可从没那么写过，要知道，只有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词在英语里才需要这样写。不过，现在有点儿不同了，因为“搬家日”成了全国性的假日，意义非凡。所以，我觉得这个词应该首字母大写。

管他呢，就这么写啦！

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搬家日到来的时候，大家就像疯了一样。人们怀抱相册和祖传的瓷器到处乱跑，拎着食物和水，还有他们的孩子和狗，似乎完全忘了他们自己也会走路。总之，一切都太疯狂了！

我记得有位女士带了一面镜子。当时我就有点儿纳闷，她为什么要抢救一面镜子？但她就那么两只手紧紧抓着镜子，甩开臂膀，沿街跑了过去，像在追赶吸血鬼。一群人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样子，他们一边纵火，一边把茶叶袋扔到路边的井盖下面。有个男人像服务员一样，把一个棋盘高举过头顶，站在人行道边环顾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：“谁看到我的‘象’了？”我记得当时阿帕克利普斯·哈尔就站在自助洗衣店旁的街角。他是隔壁街道的牧师，平时在紧挨



哈尔

洗衣店的海产店工作。他把两块三明治广告牌写满圣诗，穿在了身上，一度十分愤怒地冲路人叫嚷：“世界就要毁灭了，海鲜样品只卖五块九毛九！”可这会儿，他看上去非常焦虑，而不仅仅是愤怒，满脸仿佛就写了一句话：我早说过会这样。

“我说得没错！”当我经过时，他说。

“你是指海鲜，还是世界末日？”我问道。他开始跟在我身边。

“都没错。这种情况应该预示着什么不是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可不认为那是外星人，”他嘟囔着，“我想那应该是拿着火焰剑的天使，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。嘿！没错！他们可能就是天使。你能在《圣经》上

看到关于他们的非常不可思议的描述。《启示录》中曾提到过一个天使，他有三个头，并且长着轮子。”

“抱歉，哈尔。我认为他们就是外星人。”我说。

阿帕克利普斯·哈尔停下了脚步，我则继续往前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在我身后喊了起来。

“嘿！姑娘！你需要我帮你拿东西吗？你的漂亮妈妈在哪儿？”

“我正要去找她！”我头也没回地喊道。

“可有段时间没见到她了吧！”

“那没什么！我很快就能见到她。”这当然是谎话。

妈妈早被他们弄上宇宙飞船了。他们是通过她脖子上的痣把她召唤走的。我现在是孤身一人了，当然还有我的小猫。不过，说实话，我对这只猫并不算很友好。之前，我抱着她走了一会儿，可她像一袋鱼似的扭来扭去，我只能把她放下来。她开始一直跟着我，一有人从我身边跑过或按车喇叭，她就顿时缩成一团。一路上她就那么一步一停，一步一停，像在跳康加舞。后来，我一回头才发现她不见了，环顾四周，哪里还有她的影子。

“好吧。再见了，亲爱的皮格格（译注：Pig，可直译为“猪猪”）。”只能这样了。也许我应该提一下，我的猫咪叫皮格格。

将文章写给未来的人看，多少有点儿奇怪，因为你不知道要向人们解释多少东西。在你们的时代人们还养宠物吗？你们还养猫吗？当然，我并不是说你们的时代猫还存在吗——要知道，我们这里的猫多得都让我们不知所措了。不过此刻，我可不是为了写这些。

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任何人，包括我的老师，看到了这些文字，那就意味着我赢得了这场作文比赛。那么，我的文章还有其中的图片、报纸也已被一起放进了时间胶囊，并在一百年后被挖掘了出来。而此时，如果你恰好正在阅读——比如，坐在一把五脚椅上边吃边读，作为生活在未来的人，你似乎应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情况。不过，认真想一下，我对1913年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。所以，我或许应该先交代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。



发格格

我的故事开始于2013年6月，那是波波星人（Boov）抵达地球的六个月后。外星人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完全接管这里，差不多一个星期后，他们决定让所有人类都搬到较偏远的州去。他们宣称人类在那里会远离一切麻烦，将生活得更开心。那时，我住在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。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，在这里，人们喜欢穿搞笑的T恤，吃起东西来多得吓人。

妈妈离开后，我一直一个人住在那儿。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一点。我学会了开车，当然开不了太远。为了能踩到刹车和油门，我在鞋底上钉了罐头盒。刚开始学车时，我犯了不少错。如果谁在2013年3月3日天黑以后，从第四十九街和派恩街的人行道上走过，那我肯定欠你一声“对不起”。

不过，后来我的驾车技术越来越好。嗯……就像赛车手一样棒。所以，当人们接到通知，可以搭乘波波星人的飞船前往安置点佛罗里达州时，我决定自己开车去，不让任何人帮忙。我在网上找到了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路线图，尽管波波星人已开始切断网络，在网上查东西已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。搜索到的路线看上去很好走。网上介绍说，驾车前往需要三天左右。不过，我想大多数司机的驾车技术都没我好，而且他们仅靠霜糖和根汁汽水是没法一口气开到目的地的，我却可以。所以，我应该能更快到达。我穿过拥挤的人群，慢慢向我停

放汽车的社区网球场移动。有个把婴儿放在椭圆形果酒碗里的女人和我擦肩而过；接着，一个扛着破木箱的男人又迎面撞来，箱子里的棒球卡片撒得到处都是。谢天谢地，最后我总算挤到了停放汽车的网球场。

我的车是辆掀背式小轿车，大小跟一台冰箱差不多，速度大约是普通汽车的两倍。我没有多少钱，恰好这辆车并不怎么耗油。我银行卡里的钱早就用光了，而且妈妈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的钱也没我想象的那么多。她把钱装在一条连裤袜里，外面贴上“死蜘蛛”的标签，塞在了内衣抽屉底下。她以为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，更不会想要看一眼什么死蜘蛛。

我把相机袋和背包扔到汽车后座上。突然，一种沉甸甸的孤独感让我的胃一阵坠痛。我环顾四周，只见人们都在惊慌地四散奔逃。一个戴着隔热手套，端着一盆烤肉的男人匆匆而过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谁或寻找什么——肯定不是我的猫。可不知怎么回事，我还是呼唤起了她的名字。

“皮格格！”我大叫道，“皮——格格！”

平时如果你朝车外呼喊“Pig”这个词，肯定会引起附近人们的注意，可那天不会有人理我。其实，在我喊第三声“皮格格”时，有个家伙好像冒了一下头，但我不确定那到底是什么。

可就在我转身上车时，一只灰色的肥猫狂奔过街道，猛地跃到了仪表盘上。然后，她掉转身躯，把脑袋伸出来，磨蹭着车窗。

“哦”，我说，“好吧。我猜你一定会来。不过，只有在停车休息时，你才能大小便。”

皮格格就那么“咕噜”了一声。

这时，我觉得一路上有个伴儿才好，因为后面几天里，我可能看不到其他人了。我估计高速路上会很空，因为人们都赶着搭乘飞船去了。

我说得对，可也不全对。

你知道猫讨厌坐车吗？真的，它们非常不喜欢，至少我的猫是这样。出发前，我重新设置了汽车里程表，所以我清楚在我们最初行驶的三十六公里中，她一直盯着风挡玻璃，嘶嘶乱叫。她紧紧抓住副驾驶座位上的头靠，弓着背荡

来荡去，就像恐怖的万圣节装饰物。

“别吵！”当我闪躲被遗弃在公路上的汽车时喊道，“我绝对是个好司机。”

她不再嘶叫，却开始咆哮。就算是某种咆哮吧。你知道猫怎么咆哮吗？就像鸽子被浓烟呛到时发出的那种声音。

“我真该把你丢在家里，你这个叛徒。那样你就可以跟你亲爱的波波星人一起走了。”

边看顾一只猫边驾车，对我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。可汽车轮胎却莫名其妙地在路面上弹跳了一下。皮格格尖叫着从头靠上被甩了出去，绕着后座连翻了几个跟头，接着又撞到换挡杆上，最后卡在刹车踏板下缩成了一个圆球。

“呃哦！”我轻踩刹车，试着慢慢把她弄出来。她嘶叫着，朝我鞋底的罐头盒一阵乱挠。

我抬头望向前方，及时躲过了一辆摩托车，然后才瞥向脚下。

“来吧，出来吧，皮格格，”我安慰她道（同时一打方向盘，躲过一辆面包车），“快出来（又躲过一辆油罐车）……我决定给你一块点心哦！”（接着又是一辆跑车。为什么人们要把自己的车扔在公路上呢？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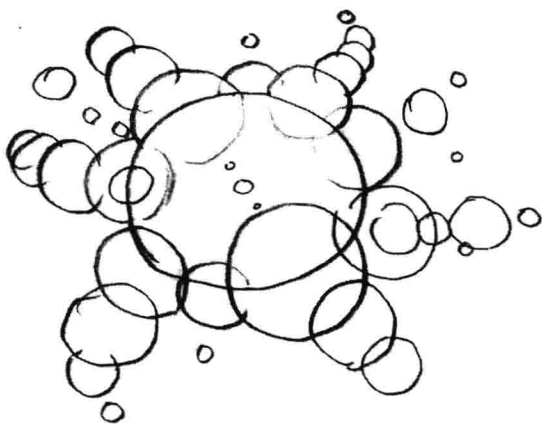
皮格格“喵呜”了一声。

“没错，点心！你想吃块点心吗？点心？点心？”我像一只黄莺一样声音轻快地重复着。

皮格格还是一动不动，空空如也的道路显得愈发清静。左边远处一辆很大的拖车忽然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当我的目光从那里扫过时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移动。那东西悬浮在拖车上空，缓缓地上下移动，就像一团气泡。也许是肥皂泡吧。可那些气泡有的像垒球那么大，有的又像篮球那么大，而且它们全都交织在一起，组成了一个星形，足有一台洗衣机那么大。就像下页图片那样。

那东西并没有随着风飘动，只是缓缓地上下浮动，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拴在拖车的烟筒上。当我循着烟筒向下看时，发现公路上居然还有其他东西，或者其他人在那里。

“有个家伙或别的什么东西！”我低声说道。与其是对皮格格说的，倒不如说是对我自己说的。那个家伙，或者女人，或者别的什么东西，一身鲜亮的



橘黄色，显得特别扎眼。这种颜色常用在护路工身上以确保安全。难不成那是一顶透明的塑料头盔，或者防辐射服？等靠得足够近我才看清，那居然是一个波波星人。

“好吧……好吧……”我低语道，然后尽可能避开路障，快速向右侧驶去。那个波波星人发现了我的动向，它转过怪异的身体面朝我看着。太阳照在它的头盔上直闪光，我虽然看不太清，但我想那个波波星人抬起胳膊，打了个“停车”的手势。整个银河系都明白这手势的意思，可我又不太确定，因为它们的身体实在太小了。

因为车速太快，我不可能立刻停下来。我松开油门，想慢慢减速，可还是和路障来了个热情拥抱。“噢，上帝保佑！”我压低嗓门说。

这会儿，我们离得很近，我们是真真切切地看到彼此了。这个波波星人居然长着好几条腿，看上去真是丑极了，而且它头盔里的脑袋又宽又扁。它更有力地打了个手势，没错，就是让我停下的意思。我微笑着抬起手，挥舞着回应它，同时两眼紧盯着公路。我可不想再看这波波星人第二眼。所以，当它放下另一只胳膊，从身体一侧拿出什么东西并迅速抬起来时，我差点儿没注意到。可看到之后，我立刻想到曾在电视里见过那东西——那是一把可怕的枪！曾经在试图反抗波波星人时，见过太多这种枪了。这种枪声音极小，甚至开枪时连一星火光都没有。这枪只要朝你一指，你的半边身体就没了。差不多就是

这样。

好吧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将车打着火。我身子一缩，脚底一踩，汽车斜着向前冲去。车速虽然不快，路障还是被撞成了碎片，周围火花四溅，就像每年7月4日我们庆祝国庆节时的烟花一样。

那个波波星人大喊着什么，我听不清，或者根本听不懂。我试图偏离它的瞄准方向，于是左冲右突，前躲后闪，差点儿撞上一辆越野车。我想从右车镜看一下外面的情况，发现右车镜早被路障撞断了。我立刻转向后视镜，发现那里的一大块镜片已经不翼而飞了。我从剩下的镜片中看去，那辆越野车的大部分已经没了，就像冰激凌被铲去了一块。我决定再从左车镜看一下，谁知左车镜也已经不知去向。我转过头去，看到那个波波星人正消失在远方，离我越来越远。它没有追过来。

“哦，天哪，皮格格。”我轻声说道。皮格格从刹车踏板下钻出来，一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。

大概一分钟之后，我把车停到路边，打算全面检查一下车体。波波星人的枪击碎了我的车镜，左后车窗有一个洞，阳光直接从那里射了进来。我伸长脖子，发现后风挡玻璃上还有更多的大洞。每个洞都近乎完美，就像饼干机穿过面团切割出来的。

“我恨它们！我恨它们！不过，我们也真够幸运的了，你说是吗？皮格格。”

皮格格肯定没听见我的话。她早已伸展开身体，躺在后车座上睡着了。

波波星人为什么要朝我射击呢？我有点儿纳闷——我正在开往佛罗里达州啊，他们不就想让我们去那里吗？开出七十七公里，我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路上没有其他人。一个都没有。

前面的路坑坑洼洼，我只能走走停停。只要我随着车子的颠簸往前冲，身上的安全带就会猛地一紧，勒得我脖子生疼，像要断掉一样。皮格格从后座上滚落，摔醒了，可接着又在掉下来的地方睡着了。

我一个急转弯绕过一大堆沥青，然后是一个大坑——与其说它是一个大

坑，不如说它更像一个空的游泳池。接着，又是一个急转弯，前面的路就像突然消失了。我的车撞断了做成花饰的金属路障，顺着一个斜坡翻滚下去，急停在了一家便利店的停车场。

汽车四周尘土飞扬，我眼前灰蒙蒙一片。我紧抓方向盘，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。皮格格四仰八叉地躺在被撞坏的风挡玻璃下面。我们对视一眼，她朝我嘶叫了一声。

这就是路况。之所以没人驾车上路，是因为波波星人把公路给毁了。这肯定是他们干的。

我吃力地解开安全带，爬出汽车。皮格格跟着钻出来，伸伸懒腰，追着一只昆虫撒欢儿去了。

我差点儿就要吐了。在学校的作业上我能这样写吗：当我说“差点儿”时，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“好几次，反复不停地”？

弯下腰查看时，我发现有个车胎爆了。我不确定车上有没有备胎，就算有也无济于事，因为我根本不会换轮胎。妈妈教给我的关于汽车维修方面的知识就是，当车坏在路上，就打她给我的拖车电话。

不过，我觉得打电话也没用。或许我该试着打给别人，当然不大可能有人接我电话。我们离家实在太远了，不可能再走回去。我打开工具箱，拿出紧急电话。这部手机只有一小时通话时间，它很专业，可不是什么玩具。我翻开手机盖儿，按下开机键，里面突然响起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。电话另一端不断传来急促而模糊的说话声。

“可我还没拨号呢。”我纳闷地嘟囔道。对方停了下来，不再出声。“嗨！”我说道。

手机里忽然传来一阵咩咩声和砰砰声，就像一只小羊羔“咩咩”叫着踩破了好多气球。这声音越来越响，也越来越急促。

我立刻按下关机键，合上了手机盖儿。手机放在我手上，就像异形怪魔一样，让我觉得陌生又害怕。我赶快把它塞回工具箱，拿起一本《汽车操作手册》压在了上面。

《汽车操作手册》？也许它能告诉我该怎么换轮胎。不过应该先等一下，

等心情平复一点儿再说吧。于是我决定坐下来休息一下。

灰尘渐渐散去，天空逐渐清晰起来，显得那么蓝。远处有个我不认识的小镇，那里最高的建筑是一座石头砌成的老教堂。高耸的钟楼上残缺了一块，就像被狠狠地咬掉了。我看到附近还有被毁坏的电话线路，电线杆就像耷拉在半空的牵线木偶。

“便利店里或许还有食物。”我望着皮格格，满怀希望地说。

这家便利店是很常见的那种，你知道，在店里苏打水就摆放在甜甜圈和彩票旁边。如果有谁想深入了解人类是如何轻而易举地被外星人征服的，就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便利店。店里的每样东西几乎都充满了糖或奶油。当然，人们也会把各种减肥小贴士放进去。

店内光线很暗，我早料到了这点。皮格格跟着我走到了门口。我推开门，门铃“丁零”响了一声。店里面的货架早已空空如也，除了一些发霉的面包和宣称是“健康食品”的含钙优格奶棒。这里极有可能遭遇过哄抢，我不得不四处搜索，才发现几罐猫食。它们都还不错，并没有变质。我坐下来，决定吃一点儿粉红色的优格奶棒。地板上虽然铺着防潮的油毡，不过还是很凉。我打开一罐猫食，放到皮格格身边，她显得有点儿饥不择食。

“我想我们到不了佛罗里达了。”我说。

“喵？”

“佛罗里达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啊。一个很大的州，到处都是橙子。”

皮格格继续埋头吃东西，我又咬了一口那所谓的“健康食品”，这才感觉像是在吃一块橡皮。

“或许我们可以留在这儿。这儿离市区很远，波波星人应该不会注意到。”

“喵。”

“我们当然能待在这儿。我们可以住在别人家里，或者住在旅馆里。这个镇上可能到处都有罐装食品。”

“喵？喵？”

“好吧。你那么聪明，告诉我车怎么就是开不了！”

“喵。”

“哦，算了吧，你就只会这么回答。”

皮格格满足地咕噜一声，趴在地上打起盹儿来。远处，太阳正在西落。我斜靠在一台取款机上，正对着阳光闭上了眼。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，可睁开眼时天已经黑了。突然，我听到前门传来“丁零”的声响。

我屏住呼吸，慌忙钻到一个货架底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想起皮格格，可哪儿也没看到她。外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移动，它的脚步声就像鼓声一样响。

“马上离开！马上离开！”当我确定它是一个波波星人时，我在心中默念。

它慢慢走过我藏身的货架，我偷偷瞥了一眼，只见一簇小象腿被亮蓝色的塑料服半遮着。它肯定是波波星人派来抓我的！

“鼓声”突然停了下来。一个带鼻音的低沉声音说：“哦。哈喽……小猫。”

是皮格格。

“你怎么……进到这家……便利店里来的？”

我听到皮格格大声“咕噜”着。这个讨厌鬼，她可能正在蹭波波星人的每条腿呢！

“是有人……带你进来的吗？”

我的心一沉。觉得皮格格可能会说：“是的，格拉特蒂带我进来的，她就在第五条过道。”

“你……饿了吧？”波波星人问皮格格，“想跟我一起……喝几瓶……止咳糖浆吗？”

“鼓声”又响了起来。我从货架下探出头，看到它们正在穿过一扇写着“员工通道”的门。

我立刻钻出货架，奔向前门。我猛一推门，立刻响起了一阵“丁零”声。噢，该死！是铃铛。我迅速瞥了一眼身后，接着冲向门外。我飞快地冲到汽车旁，拿出我的包，跑向停车场边的一排树篱。

藏在树篱后还算安全。我透过树叶间的一条缝隙观察着，只见波波星人正朝店外张望。他……它挤到门外，盯着停车场左看右看，想找出那个忘了门上有铃铛的笨蛋。发现我的汽车后，它回头朝皮格格笑笑，慢慢走了过去。虽然有门挡着，我还是能看到皮格格，因为她的前爪正搭在玻璃上。

“哈喽！”它望着被毁坏的高速公路扫视了一圈，大声喊道，声音像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。

我尽量将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，奋力不让心脏怦怦乱跳，不让血液冲击耳朵。波波星人“啪嗒啪嗒”越过一堆沥青之后，朝之前我没注意到的一个东西走过去。

那东西看上去十分夸张，正悬在停车场拐角处的半空中，离地面约有两米。那东西就像长着鹿角的巨大电缆线轴，通体发蓝，像用半透明的塑料做成的。

“我不会……伤害你！”波波星人又喊起来，“如果你……愿意做我的客人，这里还有很多……止咳糖浆和磨牙饼。”

它，或者说他——管他呢，那胖墩墩的身体一跃就上了那个大“线轴”，然后用他的小象腿登上了驾驶座。波波星人举起像青蛙腿一样细小的胳膊，紧

